

沙場二十年 (四)

楊森

十萬敵軍陷入包圍

三十一年元月四日，我方五路大軍，乘敵軍退出長沙，開始合圍，第一路，二十軍五十八軍由北向南，卅七、卅八、廿六軍由東南向西北，第四、七十九軍由南向北，第十、七十三軍由西向東，九十九軍由西北向東南。五路大軍將上十萬敵軍圍得鐵桶一般，整整四天四夜，打得敵軍屍積如山，血流成河，死傷逾萬。

在這一段時期，敵軍鬪志全失，輜重糧秣損失殆盡，拼死突圍，每天的行程走不到十公里，狼狽的情形，在日本陸軍史上亦屬僅見。

敵方無可奈何，急調第九獨立旅圍火速南下，策應其主力部隊退却，這一彪軍開到距離長沙城七十里的大苦竹坳花門樓古華山一帶，當地丘陵起伏，東邊有一列高山作為屏障，我接獲情報，立調第二十、卅七、五十八軍，折回去一個大包圍，迎頭予以痛擊。這一個旅圍，終於全部為我軍殲滅。

十三日，敵軍傷亡大半，殘部併力突圍，總算被他們渡過了汨羅江，我方廿六、七十三、第四軍擔任正面追擊，卅七和九十九軍在東西兩側不時加以襲擊，我帶了二十軍、七十八軍和五十八軍，飛渡汨羅，超越到敵軍的前面，再來一次迎頭痛擊。這一仗敵軍損失奇重，殘餘之衆，到元月十五日始退抵臨岳。

長沙三次大捷，無疑將會成為國民革命軍戰史中，最輝煌燦爛的一頁。

平江成為體育中心

抗戰時期，我在湖北一住七年，對地方上另有一點貢獻，那便是我曾使當地體育風氣開始發皇，終於引起全境民衆深切的興趣。

體育，是我與生俱來的一項愛好，從小到老，樂此不疲，民國以來，幾乎是我到那裏，體育風氣便被帶到那裏。辛亥四川革命，我還是新軍中的一名隊官，我便教授我的部下習器械操。民國十一年，我當四川督軍兼省長，部隊迅速的在擴

充，我雖然公務繁忙，每天都要抽點工夫，到成都東、南、北三個大校場去親自練兵。那時候我便想到軍中生活太單調，刻板，乏味。士兵們除了出操訓練，簡直毫無生活之調劑可言。因為早年部隊中既沒有政工人員，更談不上什麼康樂活動。於是我想，士兵們單靠出操訓練，不足以成為我的得力幹部，當時我既有統一全川的壯志，更具備而與天下豪傑逐鹿的雄心，我要使我的部隊出類拔萃，就必須注入新思想和新的有意義，有價值的人生活動。這些活動應該是什麼呢？有一天我突然想起，何不提倡體育，尤其是軍中體育呢？從此以後，我便由軍中而防區，有計劃，設立步驟，大張旗鼓的推行起體育來。

爲軍中康樂着想，我在提倡體育之前，曾經買來一套電影器材，和若干陳舊的影片，這或許是四川最早的電影。我用這些器材和影片成立了電影放映隊，叫他們拿那幾部舊片子巡迴軍中放映，好奇是好奇，有趣也有趣，只是並不會收到多大的效果。

體育披甲登場，情形果然不大相同。我在成都辦了一所體育學校，除充實教學設備之外，特延攬國內外的體育專才，擔任教授，把我部隊裏所有年輕力壯的軍官，分批送去接受訓練。當時有若干僚屬反對我這個做法，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裏官兵就應該出操受訓，其他訓練科目只有耽擱時間，我正色的告訴他們說：不然，體育這一科，比什麼都要緊。

我嘗說：一名新兵進了隊伍，認真訓練，只要兩個月就可以上陣打仗，這兩個月的訓練包括精神紀律訓練一個月，和射擊打靶訓練一個月。訓練時間拖得久，不但無益，反倒有害。至於體育訓練，那就作用大了，它一方面可以調劑軍中的枯燥生活，一方面可以培養士兵旺盛的鬥志。

從此我減少了我部隊中的操練時間，在每天下午到黃昏，總要抽點時間做體育活動，我們經常舉行各項比賽，以團和營為單位，互爭勝負。我主川政兩年半，其間就開過兩次省運大會。

那時候成都師範學院沒有體育系，但是每次比賽，總是我們平常注重體育的軍中選手佔優勢，兩次省運大會的冠軍，幾乎全部為我們囊括。

我的部隊，不論行軍何處，駐防那裏，一定是球不離手。我們的球隊和田徑隊，每到一處地方，總要和當地的運動員作一次友誼賽，一方面散播體育風氣，一方面溝通軍民之間的感情，增進部隊和地方上的聯繫。

抗戰期間，我以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，兼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，駐防湖北，共達七年之久，運動風氣，自然而然的由我軍中傳播到民間。

平江縣那個規模宏大的運動場，就是我部官兵合力興建的，有事的時候作集會之用，平時則供軍隊和老百姓舉行各類比賽。

我們駐防平江的第一年，舉行了一次部隊和學校的聯合運動會，第二年就擴大範圍，正式發出請帖，邀請湖南各地學校派代表隊參加，不啻為湖南省運會的嚆矢，那一次運動會辦得轟轟烈烈，盛況空前，雖不曾產生什麼驚人的紀錄，但是各項成績平均都有進步，而且在開風氣方面，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。第二次長沙大捷，我們已經一連舉行五次運動會，平江小縣，居然也成為省體育的中心。通常，我們在每星期一舉行紀念週完畢，必定舉行一場精彩的籃球比賽，軍民圍觀如堵，情緒尤其熱烈。於是民間球隊，也就像雨後春筍一般，紛紛組織起來。後來女同胞們也不甘後人，她們組織了女子籃球隊，同樣的穿着短衣短褲，在運動場上馳騁，回想平江曾經是那麼閉塞守舊的小城，如今看到這些生氣蓬勃的景氣，不由令人感到十分安慰。

平江失陷無法赴援

抗戰時期在我軍駐防地區，除了大力推行體育，每週還有一次軍民聯歡晚會，節目由政工隊擔任，我們請一位對於戲劇頗有造詣的法國太太指導，演出的自話劇為多，當時最大的困難是沒有女演員，不得已，我就派我特務營裏的俊俏小生，去易弁而釵，男扮女裝，戴上假頭髮，加些替代品，居然唇紅齒白，體態窈窕，還蠻像的。

一連幾次打了大勝戰，後方接二連三的，派了慰勞團來勞軍。平江方面，最熱鬧的是于斌、曾虛白率團而來的那一次，我們就用國獲日軍的馬匹，編成壯大的騎兵隊，歡迎佳賓。當晚本部官兵演出歌舞，慰勞團的諸位先生，少不了又為我們那些冒牌貨的綺年玉貌，大感訝異。

以往，日本人在湖南用兵，多半是在秋冬之交，嘉禾收割的季節，那是因為乾涸的稻田，可以供他們機械化部隊縱橫馳騁，運轉自如。三十年五月初，正是稻花飄香，綠疇千里的初夏季節，有一天，我部諜報人員，在湖北隣近湖南邊境的蒲圻車站，發現敵軍正在大量集中，鐵路兩旁，武器彈藥糧秣有如山積。同時，我們的無線電偵察臺，也偵出了日本人在前線一帶，增設許多小型電臺。根據以往的經驗，我和參謀人員研判，認為這很可能是敵人發動另一次大規模攻勢的徵兆，但是也有人和我持不同的意見認為敵人不可能在這時候發動攻擊。

可是，敵人大軍雲集，準備進犯的情報一天天增多，風聲也一天天更緊，前方居然出現日本人關東軍的新番號。第四次長沙會戰序幕於焉揭開，日本人接連經過兩次嚴重的挫敗，切實研究檢討，認為再在湖北作戰，應以熟悉地形，了解我方情況為首務，季節選在什麼時候，並沒有多大的關係。於是他們這次集中了十個師團的兵力，以雷霆萬鈞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兵分四路，採取鉗形交叉前進攻勢。大部隊對每一個地區，都穿梭般來往襲擊。這一下，使我軍以往所用的戰術完全失效，弱勢兵力，實在抵擋不住。敵軍

進抵平江了。我一直竭力抵抗，作戰到六月，我和丁治磐的兩個軍，死傷早已過半，五萬多名精銳之師，剩下不到兩萬，敵人算是得到了意外的收穫，我這支一連兩次嚴重打擊他們，被他們視為神出鬼沒，無法對抗的勁旅，居然會集中起來讓他們旺盛的火力，肆虐逞暴最後併力一擊，又把我們過於單薄的防線衝破，於是人人各自為戰，照預先訓令必要時分別向瀏陽轉進。平江城陷的那一天，我仍扼守住城外的一座小山，敵人迅即將我們團圍圍住，我目觀城破後的淒涼悲慘，心胸但覺熱辣辣的，回頭看看，陷入重圍的我自己，身邊只剩下一團人。

當夜，月白風清，我和一兩位弟兄坐在小山上，隨時準備突圍或應戰。平江城裏，有幾處火頭，隱若傳來哭號之聲，想念那些善良誠樸的老百姓，七年相處，親切有如家人，而如今他們正陷水深火熱之中，我們却無法赴援。這是鐵石心腸的人，也難以忍受的悲痛現實。

上井崗山看朱毛窠穴

天色由湛藍轉為鉛灰，曉星殘月，將近拂曉，我把我一團人悄悄集中，告訴他們，只要天一亮，敵人必將以猛烈的火力，仰攻我們的小山。小山無險可守，祇有冒死突圍，是我們這一兩千人唯一的生路，寧可戰而馬革裹屍，我們萬萬不能束手待擒。講過話，高聲吶喊，聲震山野，官兵弟兄緊緊跟着我，衝下陡坡，脚步一發便不可收止。一路槍聲與手榴彈爆炸作響，一口氣，我們衝過了敵人的包圍線，衝鋒了二十里，站

停，歇口氣，天幸日本人沒有追上來。我領着這一團人，向瀏陽本軍集結。

粵漢鐵路風雲日亟，我軍殘部沿着湘贛邊境，由瀏陽南下醴陵，我在醴陵迎上了大隊，恍有隔世之感。然而敵人的追騎已到，我們想轉進西南，他們却把我們迫向東邊，後來，我決計率隊穿過武功山脈，退到江西蓮花。

一到蓮花，派出去的諜報人員報告綜合研判，敵人在蓮花以上，萍鄉以下，早已佈置重兵，並且在脚尾急追。這下怎麼辦呢？我定定心神，決心先以全部兵力，以攻爲守，先解決日本人的路軍，再作道理。決定後，我再派幹員，去偵窺萍鄉以下那支日軍的動靜。

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了，我令人選了幾支軍鴿，交給諜報員帶去，以備通訊之走，他們分批出發，我們便以無比焦灼的心情，在等待前方傳來佳音。

數小時後，藍天白雲之下，一隻軍鴿以優美的姿勢，在半空中翱翔數週，蕩地，牠盤旋而降，通信兵立刻送上牠帶來的消息。

一諜報員說：敵軍可能已經知道我們到了蓮花，正在加緊佈置，看情形，明天早晨將會對我們發動攻擊，我和參謀人員一研究，他們曉得我們今日下午方始抵達，因此今晚他們決不會想到我們還能從事逆襲，我主張趁傍晚時刻全力打上去，最低限度，可以把當前之危解除掉。

於是，當晚準備妥當，薄暮時分，全軍出發，這一仗十分重要。前線先頭部隊發現敵踪，一個猛撲，官兵奮勇爭先，敵人果然猝不及防，讓

我們大軍把這一路軍殺得四散奔逃。

當前的威脅解除，我們算是喘過一口氣來，掉回頭，向寧岡撤退，在寧岡站住了脚，清點人馬，五停裏面折了兩停，我們痛定思痛，暫在寧岡休息。

寧岡位置在贛西南，和湖南的攸縣、茶陵毗隣，三面高山，中間是一道袋形平原，由此往南邊走，萬原山脈頭上的井崗山，就是朱毛共軍最早的盤踞處，這一帶風俗很特別，男子家整日袖手好閑，一切工作都是由女人做，下田耕作如此，肩挑負販也是如此，甚至替我們運輸糧食的也是婦道人家，問她們爲什麼要這麼辛苦？她們說：

「向來都是這樣子的嘛！」

我一時興起，帶些衛士上井崗山，看看當年朱毛的窠穴，究竟險峻奇特在什麼地方？但是我很奇怪，到了井崗山上，但見山中一小片平陽地，有一建築簡陋的房子，附近既沒有什麼出產，形勢又不見得怎樣險要，老實說：井崗山比一般的土匪窩都比不上，它那裏養得了多少兵？多少人，認真要攻打這個山村，應該是輕而易舉的，我就想像不出，剿匪時動員了那些個兵力，其結果我軍不但不直搗窠穴，反而讓他們從容坐大，最後竟讓他們逃出去，流竄了二萬五千里。後來和地方紳士研究，方始曉得匪軍在這一帶打的還是游擊隊，他們並不固定某一處地方，而是在這一個區域裏活動，每每集結起來，偷機取巧，以大喫小，方使我們的部隊經常喫虧。

在井崗山上住了一夜再回寧岡，長沙早已失

守，衡陽亦然，我們設法和中央，及薛長官重新聯絡上了，這一次，中央直接給我命令，叫我從速率部退到廣西桂林。

長衡會戰大軍轉進

這是最著名的長衡會戰，我軍全面潰敗的概略情形。長衡會戰自民國卅三年五月下旬，打到八月上旬，來犯敵軍總共十個師團，從五月二十六日起，分兵三路，左翼二十九日突破通城，陷渣津，平江抵抗到六月一日，仍告失守。中路陷新牆河，趨汨羅江，我派二十軍在汨羅江北拒敵，獨木難支，最後還是退下來。右翼之敵循洞庭湖，下沅江，益陽，七十三、九十九兩軍曾經加以抵抗。這一戰我軍三路各自為戰，以致被敵人分別擊破，打得令人喪氣之至，唯有在九日那一天，我二十軍四十四軍、五十八軍與七十二軍，對敵展開包圍，迫近永和市，斬獲甚多，打來還算像樣。

敵軍進犯長沙瀏陽，友軍曾經喋血抵抗九天九夜，十四日開始退却，六月十九日，長沙終於淪敵。

敵軍南下衡陽氣餒萬丈，已經攻下了攸縣、安仁、耒陽三個重要據點。我軍旋即配合友軍反攻，七月七日，完成作戰部署，八日將士用命，克攸縣、復官田，包圍耒陽，這時，五十八軍也加入戰團，攻下醴陵，直逼湘江沿岸。頑敵的凶敵方始略形退阻。

然而，等敵人第二線兵團的增援一到，強弱之勢立判，七月十日，他們再陷醴陵、茶陵，耒

陽，二十九日，更進而向東，下萍鄉，據蓮花，後來我們整頓部隊，又發動一次反攻，再克萍鄉，進迫醴陵、蓮花、茶陵和安仁，且曾一度會攻耒陽，另一部則挺進到耒水，策應衡陽近郊的激戰。

方先覺的第十軍，在頑敵大包围的態勢下，寸土必爭，誓死不退，完成了近代戰史上的奇跡，苦守衡陽四十六天，衡陽全城，成爲一片焦土，而慷慨壯烈的第十軍，犧牲殆盡，這真是抗戰中可歌可泣的一頁史詩。

長沙和衡陽相繼失守，中外震動，釀成抗戰勝利前夕最黑暗的一段時期，此次慘痛失敗，最重大的損失不在湖南一省兵略要地盡失，而是集全國精英的國軍百戰勁旅，幾已犧牲大半。因此，緊接下來的桂柳會戰，大本營簡直無兵可用，以至於釀成湘桂柳大撤退的慘劇，軍民死傷，何止十萬，情勢最危殆的時候，抗戰中心，全國精神堡壘所在地的陪都重慶，竟然有遷都西昌的傳說，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之大，豈在若干地區之失陷而已！

我率領丁治磐、楊漢域兩個軍，西南走寧岡，再從寧岡回湘南，執行長官部抵拒敵軍竄擾耒陽一帶的命令，人馬不全，迭經血戰，這才奉命開往桂林，當時連湘南重鎮衡陽都已經陷敵了。薛長官退到粵漢路上的柳州與宜章之間，宜章是湘粵兩省的邊境，和薛長官的家鄉廣林樂昌縣相接壤。

因爲我軍遶道入桂，要從郴州西走桂陽、新田到零陵（永州），這才踏上湘桂公路。一口氣

開到藍山，山巒起伏，連縣數百里，形勢極爲險惡，我的部下不放心，停駐在這裏，他們要等到和我會合，再往廣西開拔。

晤趙恒惕把臂言歡

無意間，和一別十餘年的故人重晤，他率領手下文武官員，親自主持熱烈壯觀的歡迎會。席間對我駐湘七年，經營劈劃，浴血苦戰的勞績，備加讚揚，使我頗感惶恐，公誼之後，又繼之以私交，他邀我參加私宴，竟夕歡談，以迄深夜。

這位故交，就是我尊稱他爲老哥的趙恒惕先生，他正住在藍山。

撥歸我二十七集團軍廳下的王澤濬一軍，軍長王澤濬是我舊部王纘緒的少君，我對這年青有爲的世侄相當欣賞，但是他始終爲他父親當年反叛我的那件舊事，耿耿於懷，同時王纘緒愛子情切，總怕我會念舊惡，不會善待他的少君。王澤濬隨我在藍山，他父親給他拍了一通密電，於是王澤濬和我不告而別，率領他那一軍人，悄悄溜走，到宜章那邊去了。

我聽到消息，只好一笑置之。與此同時，薛長官補頒一道命令，命我整師入桂。

大軍在藍山住了兩星期，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八月，我們和趙恒惕先生，以及盛情招待的湖南省政府人員，依依道別。大軍西上道州、永明。這時候我們無法再走湘桂公路了，因爲那邊的情形已很混亂，爲安全轉進着想，我們只好翻山越嶺，由桃川下龍虎關要隘，循恭城開赴平樂。平樂已在桂江之濱，和「山水甲桂林」的陽朔，算

是相當的接近。

遵照中央的指令，我們被派參加桂林防衛戰，中央指定我們先到荔浦，加以整補，我們在荔浦住了一個月。

在廣西我們初次看到了美國軍隊，因為當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已久，早已成了同盟國軍合力併擊日本的態勢，委員長 蔣公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，實際上也就是亞洲大陸的統帥，在此區域，各國部隊都要服從他的調遣。美國部隊開到廣西，他們是奉命來支持桂林保衛戰的。

廣西存置的軍械彈藥真多，我所統領的三個軍，很快便獲得了一半以上的補充。我把部隊重新調整，一切準備就緒，這才由荔浦開往桂林，兼程趕去參加戰鬪序列。

桂柳會戰，時間是從民國卅三年九月上旬，到同年十二月中旬。

敵方所出動的兵力，又分三路，湘桂線上，計有第三、第十三、第四十、第五十八、第一一六——一五個師團，再加上第六騎兵旅團，計達十餘萬人。進薄梧州的西江方面有，第二十二、第一〇四——兩個師團，約為三萬餘衆，此外，在雷州半島虛張聲勢的，還有第二十二旅團，約三四千人。

我們國軍的佈署，照當時軍令部的作戰命令：一、楊森兵團，二十軍，二十六軍，四十四軍，應取道寧遠，零陵間，向道縣前進，側面阻敵進犯，並準備參加桂柳決戰。

事實上，王澤濬的四十四軍殘部，已經脫離我的建制，南下樂昌，和薛岳長官會合去了。二

十軍與二十六軍，迭經轉戰，實力僅剩四分之一還不到。所謂兩個軍，充其量不過一個師而已。

二、新成立的李玉堂兵團，轄第十軍、第六十二軍，第七十九軍，於湘桂路延滯敵軍行動。問題是，第十軍已在衡陽拚光了，六二、七九兩軍，也祇有一兩個師的實力。

三、第四軍、第卅一軍、第四十六軍置桂林。這四個軍倒是完整的，第四軍是張發奎的部隊，號稱鐵軍，從北伐起，便卓有聲威，三十一軍、四十六軍是桂軍，保衛桑梓，在他們是義不容辭。

四、第一七五師置柳州。拿以上的部署作分析，第一二路最多只有三個師的實力，第三路是完整無缺的雄師，準此，我們的總兵力僅祇六七萬人，以量來比，敵軍可謂兩倍於我。

九月下旬的態勢是：湘桂邊境要隘黃沙河、全縣失守，梧州被攻，容縣亦已易手。

九戰區轉用的各軍，包招第二十軍、二十六軍、三十七軍、七十一軍、四十四軍、六十二軍算是由我統率入桂，實則這些部隊却並未和我取得聯絡。第七戰區抽調來的第六十二軍，也在同時開入廣西。

軍令部調查結果，參與長衡會戰的各級部隊，兵力不及四分之一，同時，由於嚴重缺乏交通工具，大部隊的行動唯有牛步化，遲緩已極，敵軍以機械化部隊為前導，從容乘隙而入，竄抵桂境。

十月一日，敵軍進薄興安、桂林、平樂、平南和丹竹，企圖兩路會合，攻陷桂林柳州，當其

時，只有我率軍發動側擊，稍微阻遏了一下日軍的攻勢，趁此機會，我將部隊集中於平樂、荔浦和陽朔一帶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迎拒翻越都廳嶺而來的，由湘桂邊境竄過龍虎關的敵軍，將他們消滅，因為這一支軍如果到了陽朔附近，就可以由南向北仰攻，對於桂林省城，形成極大的威脅。

（待續）

請講存內容精彩有永久
保存價值的中外雜誌合

訂本

中外雜誌

優待讀者購書

優待中外雜誌讀者，請附郵票拾圓，寫明收書人姓名地址，本社按址立即寄上于右任先生詩文選集一冊，每位讀友限購壹冊。

（定價每冊貳拾圓）